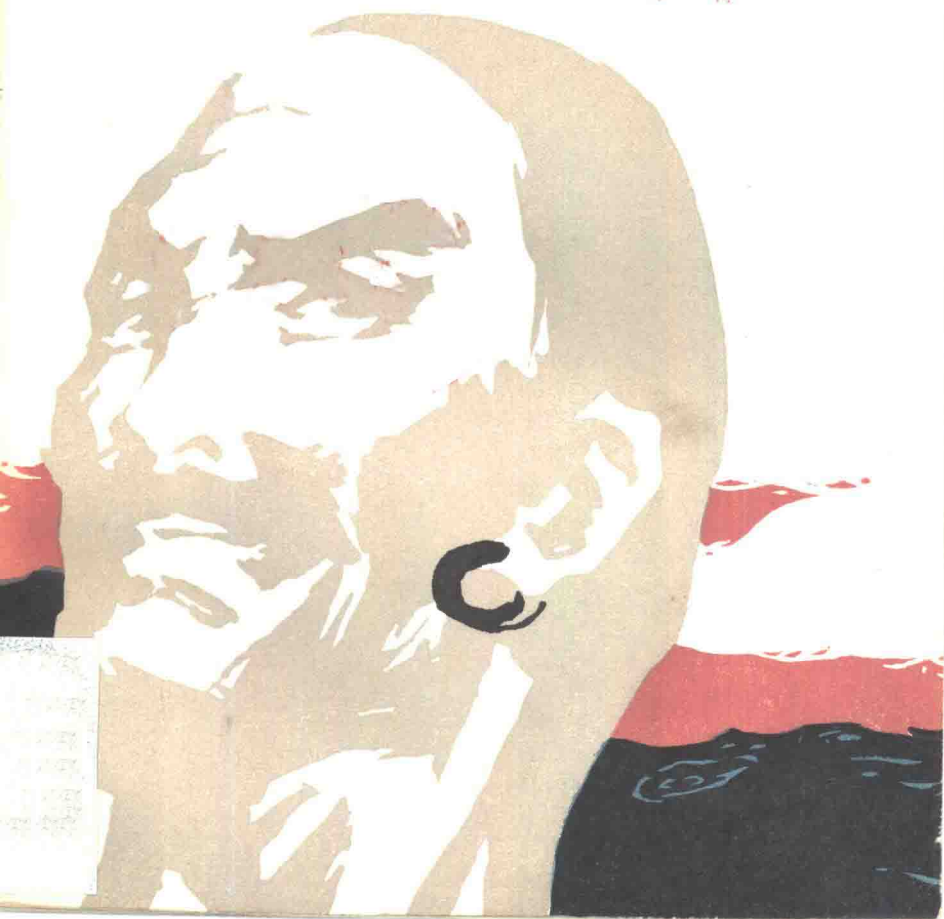


三色水

常 青



三色水

三色水

常青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5 1/8 插页2 字数 312,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0

书号: 10151·521

定价: 1.10元

内 容 提 要

你见过黑龙江吗？你知道黑龙江的流水有几种颜色？每当冬季，雪花横飞，黑龙江上积雪三尺，此时，它是白色的。只有当春季到来，黑龙江江深水宽，波涛汹涌，它才宛如一条黑色的游龙。可是，它突然变红了，这是在一九〇〇年。残暴的俄国沙皇侵占我江东六十四屯的时候，我边关军民奋起抗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江水，谱下了一曲慷慨悲壮的战歌。作者以酣畅的笔调，描绘了我国人民史诗般的英雄事迹，表现了勇士们纯真的爱，深刻的仇。有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目 次

1. 愤怒的婚礼.....	4
2. 马背飞人头.....	26
3. 流动的坟墓.....	36
4. 血 选.....	44
5. 祭 旗.....	52
6. 民族在哭.....	69
7. 出师江东.....	79
8. 不忍心的爱.....	90
9. 魁星楼下.....	99
10. 凤落二龙山.....	115
11. 劫华凤.....	128
12. 山狸子进京.....	154
13. 西伯利亚囚徒.....	170
14. “傻子”.....	184
15. 吓死留勃夫.....	196
16. 绕树三匝.....	212
17. 血溅阎罗岩.....	229

18. 含泪焚我家	238
19. 总督出巡	255
20. “眉来眼去”	268
21. 柔软的绞架	278
22. 以毒攻毒	288
23. 恐怖的慰问	303
24. 灭 口	311
25. 雪井中的歌	318
26. 将军珍藏的信	341
27. 达莫夫之死	352
28. 林海回山	362
29. 痛苦的枪声	379
30. 火烧十八村	391
31. 慑魂战	401
32. 二楞醉酒	410
33. 心灵弹	423
34. 血战红松岭	441
35. 花 坟	459
36. 断 臂	470
后 记	480

你见过黑龙江吗？你知道黑龙江的流水有几种颜色？

每当十月雪飞，黑龙江上，万条雪线，交织成千层银网，转眼间，大江两岸的千山万水，全绣成了毛茸茸的雪山雪河。有时，一阵扫地风，把地上浮雪卷上天空，如同竖起一条旋转的通天玉柱，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白毛旋风。当白毛旋风和天上飞雪搅在一起时，万里长空，雪花横飘，犹如万匹白鬃烈马，奔腾跳跃。那雪花撞打着雪花，凝结成拳头大的雪团，在隆隆的叫声中坠落下来，填平了千丈谷、万仞渊。这时的黑龙江，鳞甲闪闪，冰封千里，铁骑可踏，战车可旋！黑龙江啊，你变成了一条白龙江，一条冷的江，冰的江，钢铁的江！

当春暖花开，冰雪消融以后，那千山万谷的雪水，乳汁似地淌进了黑龙江。江水里，有从稻田里流出的清香的暖流；有从洗衣妇浸红的指缝中，揉出的碎细的泡沫；有从堤岸上飘来的杨花和柳絮；有从庭院里撒落的红翎、蓝羽和紫色的落英。此时的黑龙江啊，又变得乌黑瓦蓝。你摇头摆尾，九曲十转，穿沼泽、越平原、隐林莽、飞峡谷，奔腾咆

哮着直入大海。远远望去，你真个是一条黑色的游龙，一条名符其实的黑龙江。这时，凡见到或生长在你怀抱里的人们，谁又能不感到，你是一条柔媚的江、多采的江、香的江、蜜的江，注满了祖国人民感情乳汁的江！

自古以来的黑龙江，黑变白，白变黑，两种颜色反复交替，不知道变换了几千万年。

突然，黑龙江变红了！

她变红了，不是由于绚丽的红霞飞越大江；也不是两岸的高粱倒映江水；而是彼得堡宫帙里的食尸鬼——沙皇尼古拉二世，要吞掉我国在黑龙江以北的最后一块土地——六十四屯，要在我国的东北，建立一个由沙皇主宰的黄俄罗斯的时候。一九〇〇年，按我国的干支记年，是庚子年。当残暴的沙皇举起金色的酒杯，预祝他的将军们东征胜利时，我国北部边关人们的血，就从血管里无休止地流入强盗的杯中

了。

伟大的列宁曾怒斥这场“偷窃式”的战争，他说，沙皇侵略者“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中国）身上；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①

英雄的中国北部边关人民，眼噙着泪花，挥动着铁拳，呼啸着投入了保卫家乡的生死搏斗，中国人的鲜血洒遍了黑龙江的两岸，染红了草叶上的露水，也染红了黑龙江的浩荡巨流。黑龙江啊，你改变了颜色，你变成了一条血的江，泪的江，响着哭声的江，发出怒喊的江啊！此刻，人们该唤你

^① 见列宁《中国的战争》，发表于1900年12月《火花报》第一期。

做红龙江了！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黑龙江啊，你又经历了多少次风雪，你又流过了多少江水，在你宽厚的胸膛中，隐藏了多少纯真的爱、仇恨的火、英雄的诗、庄稼汉和渔猎人旷绝七音的歌……

1. 愤怒的婚礼

柔媚的结雅河，象一位能歌善舞而又美丽多情的女儿，刚刚远嫁归来，还没有走到家门口，就披散着长发，舒张开纤细的手臂，激动地呼唤着“妈妈，我的好妈妈！”一头扎向明眸闪烁，仪态万方的黑龙江的怀抱里。

就在这母女河相会的河弯上，东西八十里，南北一百四十里，排列着六十四个村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江东六十四屯。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的创建，是在一六八四年，即康熙二十三年。当时，汉满官兵，为了防御沙俄侵略，保卫北部边关，在这里结营下寨，屯兵六十四处，平时屯垦，战时戍边，所以叫它六十四屯。由于沙俄侵略者几百年来不断地蚕食吞并，这六十四屯已是我国在江东剩下的最后一块土地了。

在六十四屯中有个临江屯。临江屯背靠青山，面临大江，春天里从远处望去，轻烟缭绕、水鸟低旋，使人感到心旷神怡。村里白桦参天。白桦是森林中的姑娘，她挺拔干净，皮肤洁白、柔嫩而又光泽。由于白桦的点缀，走进临江屯，犹若置身于玉柱林立的琼玉世界。屯里住有二百来户人

家，人们在春秋之间，打鱼种田；下雪之后，上山狩猎。所以人人会用枪，个个会骑马，男女都会玩水。

这是七月的早晨。阳光吻着柔嫩的白桦，象给这森林的女儿抹上淡淡的胭脂。夜间升起的沼泽雾，象一条随风浮动的白绫，在轻风中荡漾。芦花公鸡不客气地飞到白桦树上，三声高叫之后，引来了色彩绚丽的长尾巴山鸡，它们支楞着翎毛，高翘着尾巴，在树枝上搏斗。出圈的马驹撒开四蹄，在大路上兜着圈儿嘶嘶高鸣。就连并不伶俐的牛犊子，也翘起刷子似的尾巴，哞哞叫着，撒着欢儿向长满青草的山边疾跑。

但是，早晨最动人的要算河岸淘米姑娘的歌声了，这柔和的歌声顺水而飘，随波而荡，悠悠扬扬，传得很远很远。

.....

龙江水，绿悠悠，
姑娘摇船浪尖走；
网儿撒在鱼背上，
鱼儿拖着船儿游。
江如杯，水是酒，
无限情思满江流；
江东唱歌江西和，
一江两岸亲骨肉。

.....

七月在黑龙江以北，正是不冷不热的好季节。这天，喷

呐阵阵，声飘天外，有十几个屯子的乡亲吹着唢呐来到临江屯，因为村中猎户望占魁老汉在今天为儿子举办婚礼。老望头看到自家的门前屋后三百棵白桦树，棵棵树上都拴着宾客的大马，心里别提多痛快啦！他，花白的胡子，花白的头发，兜着圆乎乎红喷喷一张笑脸，堂前院后来回跑着招待客人。

老望头的儿子望华雄是一个英俊、腼腆、而又热情的年轻人。他的故事很多，人们经常传诵。

他在十七岁上和两个年轻伙伴，第一次上山出猎。三个人来到一座悬崖下，只听一声虎啸，突然一只母虎张着血盆大口，拧着尾巴，从崖上直扑下来。两个伙伴吓得翻身倒地，滚下山去。望华雄心想：“打猎先打虎！打死这只虎，就什么也不怕了！”他稳住精神，站定脚根，迎着虎口，伸出手中的枪管。那凶恶的老虎，见有人迎战，竟一口把枪管咬住。望华雄心不惊，腿不软，手不颤，立即点火，只听“啞”的一枪，虎啸加上枪声，山崩地裂一般响彻山谷。子弹从虎嘴的上颚进去，从后脑勺飞出。母虎哆嗦了一阵，倒在地上。滚下山的伙伴，听到枪声，爬上山来，见老虎已死，才定住了神儿，七手八脚帮华雄把这只死虎抬回了村。

望占魁老头，为自己有这样沉着大胆、遇险不惊的好后代，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当天，他在大门口支上门板，把死虎摆在上面，又在虎嘴里支上一根棍子，让过路人参观虎嘴里的枪眼，为的是说明自己的儿子是在多么危险的情况下，打死了老虎、保存了自己的。

自此后，十七岁的青年望华雄，枪口探进虎口打老虎的

故事，传遍了六十四屯。也就在这一年，六十四屯中最美丽的姑娘江林英，许给了他。

今天是这样一位打虎英雄和六十四屯最出色的姑娘结亲的好日子，八八六十四屯的乡亲，有谁能不来作客，喝上一杯喜酒，表示衷心的祝贺呢！

尽管宾客满堂，人声如潮，那人人赞不绝口的新娘业已来到，但所有的宾客却都和老望头一样，还伫立在门口，翘首观看。有几个小孩子干脆攀上树梢，向大街尽头眺望。好半晌，只听树梢上一个小孩尖声稚气地叫道：“来了！来了！”于是，人们一齐拥上街口，乐手们干脆吹着唢呐跑出来迎接。

只见一位稳健的老人，骑在一匹桔黄色的黄骠马上，身后一匹红马上，坐的是一个文弱的少年。在马蹄得得声中，二人由远而近，来到街口。那老人翻身下马，满面笑容，老远向乡亲们躬身作揖。望华雄赶忙跑上去，接了马缰绳。老望头紧走几步，紧紧拉住老人的手，说：“你可来了！兄弟，我站在门口，盼瞎了眼、站酸了腿、等白了头了！”

“瞧你说些啥？咱们一在村东，一在村西，只有三里路；再说，我有这个把枪口探进虎口打猎的好女婿，能不来吗？”

“唉呀呀！华雄算个啥！你若是黑龙江上一条龙，我这华雄只是你龙身上一片鳞甲罢了！”

两个人说着话来到了门口，只听人群中唧唧喳喳议论着“江二爷！”“是江二爷！你看那胡子！”“你看那腰带！”“那白面皮的小伙子就是他的儿子江林海。”

被人注目的这位江二爷，头戴一顶黑绒帽，身穿一件银灰色丝织长袍，与众不同，他在腰间系着一条足有巴掌宽的米黄色的战带，灰黑色的大长辫子拖在身后，斜掖在战带右侧。在他瘦长的脸上，闪烁着一双明亮深沉的大眼，尤其惹人注目的是，他蓄着一缕十分格色的胡子。瞧，那胡子尖向上翘翘着，象一勾上弦的月牙，颜色是火红的，象一团燃烧的火焰，由于经常出入于山林，他身上散发出一阵阵松树的香味、白桦的甜味和野草的鲜味。他就是老望头的亲家公江一龙。因排行老二，所以，人们都习惯地叫他江二爷。

六十四屯的乡亲们，谁都知道江二爷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咸丰四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亲率一千多名士兵，分乘数十条战船入侵黑龙江，兵船行至雅克萨废墟，这个秃头将军，动了思古之幽情，命令全体士兵登岸，向一百六十五年前，入侵雅克萨，被中国人击毙的沙俄官兵悼念致敬。当俄军官兵在军乐声中默哀时，年仅十六岁的江一龙，悄悄潜入江底，摸到俄军旗舰上，爬上旗杆，把俄国的国旗当空点燃。

一团火焰在半空燃烧。岸上的俄国士兵大声惊呼着向江边蜂拥赶来。受惊的穆拉维约夫手指着旗杆上的江一龙，咬着牙喊道：“射击！”一阵弹雨，江一龙应声落水。“抓住他！”穆拉维约夫拍着腰中剑柄发出命令。敌人以为这毛孩子一定是中弹受伤。但是，他们在江中打捞好久，踪影全无。正当强盗们狐疑不定时，突然看见在下游射程之外的一块光滑滑的青石板上，那孩子正扑楞着滴水的头发，高翘着二郎腿，舒舒服服地晒太阳呢！穆拉维约夫一见，恶狠狠地

说：“我要活抓了他，把他烧死。谁捉住这个小恶魔，赏三百卢布！”于是，哥萨克们又追了上来。水陆合围，眼看把这个孩子抓住了，只见这孩子不慌不忙挑起尖下颏，纵身一跃，双手抓住了枝叶茂密的河曲柳，爬到伸向万丈瀑布之上的一根枝干上。哥萨克们以为这里三面陆地、一面悬崖瀑布，这孩子已无处可逃，全都争先恐后地向树上爬，眼看敌人的一只手，就要抠住江一龙的脚心，掐住他的脚趾头了，可他又顺手抓住一大把绵软的柳条，打了个秋千，坠入了浪花飞溅的万丈深涧。爬在树上、立在岸上的哥萨克全惊呆了，不少人惊愕得在胸前连连划着十字。穆拉维约夫没了办法，只好气乎乎地走上没有国旗的旗舰，命令：“笨蛋们！开船！”悻悻地走了。就为这，江一龙在少年时期，就已名扬六十四屯了。

江一龙和望占魁结为亲家，除了看准望华雄少年英俊，纯朴精悍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和老望头还有一段同样悲愤而痛苦的经历。

那是在一八八三年秋天，沙俄外贝加尔湖哥萨克匪徒又从黑龙江窜上岸来，抢劫六十四屯。望占魁和江一龙出猎回来，老远听到一片哭声，知道村里又遭了难。果然，村里一片凄惨混乱，有十几个妇女撞墙、上吊了。望占魁八岁的女儿华凤，抱着两岁的小弟弟华雄，在母亲的尸体旁哀哀哭泣。望占魁一见此景，顾不得去照管孩子，和料理妻子的后事，大喊一声：“血要血还！命要命偿！”疯了一样，抓起打野猪的枪，沿江岸追去，一气跑了四十里，但是，却不见俄船的踪影。他高喊着：“我不能活了，我羞啊！”喊着，晕

倒在江岸水草棵中。乡亲们赶来，喊醒了他，劝他说：“好汉报仇，十年不晚！”这才好歹把他架了回来。从此以后，他常常隐身江岸，象打野鸭子一样，等待着沙俄侵略者，以便报仇雪耻。

就在望占魁妻子自尽身死的同时，江一龙美丽的妻子也全身水淋淋地倒在江岸上。原来，沙俄强盗把她抢上了船，她不甘心受辱，一头撞死在舷窗上。强盗们只好把她抛入江中。是乡亲们把她的尸体打捞上来，停在江岸。出猎归来的江一龙俯在死去的妻子身边，看到她那水汪汪的大眼还圆睁着，好似万箭钻心，不禁扑倒在妻子身上哭求着：“英她娘，闭上眼吧！闭上眼吧！我看见你这不闭的眼睛，心里难受啊！”

一位白发大娘，抹了把泪对江一龙说：“老二啊，你向她央告千遍也没用，她不闭眼，是心中有事。说不定是惦记两个嫩豆芽似的孩子。你快向她发誓，刮黄风，下黑雪也一定带好孩子，她就会闭眼的！”

江一龙并不全信这些，但此时此刻他却满眼含泪地望着妻子睁着的眼睛，哭着发誓说：“我磨骨头做糊糊，也要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英她娘，你闭眼吧！”

妻子仍然睁着那水汪汪的大眼。

白发大娘又抹了把泪，说：“常讲有后娘就有后爹，晴天的日头，后娘的舌头。她不闭眼，兴许是怕你续弦吧！”

江一龙听说，一手拉着林英，一手抱住林海，把两个孩子紧贴在胸脯上发誓说：“英她娘，为了不使孩子做后娘儿。就是仙女下凡我也不娶了。我要既当爹，又当娘，把儿

女拉扯大！”

妻子水汪汪的眼睛还是没有闭上。

白发大娘一连三叹地说：“平日，英她娘对乡亲们情深如海，心宽如天，从不计较三长两短，也许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小人之见，对不上她装着的大心事呀！”

聪明的小林英插嘴说：“爸爸，你看，妈妈眼里还有泪，我给她擦泪。”说着，就用小手指头向母亲眼睛抹去。

江一龙听了女儿这句话，越发心里难过。是呀，妻子眼中有泪，她想哭，想把心中的痛苦一一倾吐，这种痛苦都是万恶的罗刹鬼^①造成的。想到这里，江一龙把林英、林海交给白发大娘，两手托着妻子的头，双眼紧对着妻子的脸，哭泣着说：“英她娘，我知道你死在罗刹手，此恨难消。我江一龙身高七尺，枉自是你的丈夫，没有保护了你，我悔，我恨。我发誓，从今后我江一龙生为杀罗刹而生，死为杀罗刹而死！”随着话语，他的滴滴热泪，不偏不斜，正落在妻子水汪汪的眼眶里。两个人的泪融为一丝细流，流出妻子的眼角。也许是热泪触动了妻子未死的神经吧，只见她，慢慢地，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自此后，江一龙和望占魁这两个同时失去了妻子的男人，各带着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苦熬着岁月。每当听到孩子的哭声，每当划根做饭的火柴，拿起补衣的针线，都会使他们想到自己的妻子，想到罗刹强盗。这共同的仇恨，使这两个硬汉子相依为命，亲如手足。

^① 罗刹鬼，当地老百姓对沙俄军人的蔑称。